

## 邯鄲夢

俗話說：「衙門八字開，無錢不用來。」此事自古皆然，於今尤烈了。

雍正七年的秋天，奉旨福建省台灣兵備道三品總兵賜黃馬掛兼任台灣學政使胡明邱胡大人在台灣簡直如魚得水。

天氣轉涼了，台灣的山林水湄自有一番風景，秋高氣爽，豔陽高照卻不熱，那時真真是四野好風光啊！胡大人坐著八人抬的大轎到處巡幸，他是奉旨來此興建「府學」、「縣學」。

自從台灣縣府治孔廟成了「台灣府儒學」成為台灣唯一的學府已經有六十三年了，孔廟最初由東寧王國的陳永華參軍興建，陳永華號稱賽諸葛，是鄭氏的輔弼重臣。孔廟蓋在當時的承天府鬼仔埔，如今稱為台灣縣府治，簡陋的很。

此地還是有不少巨木參天，有一種高大的花樹到處都有，聽說每到五月夏天，那巨大的花樹紅花盛開宛如烈焰，沸沸揚揚不可名狀。

可現在，胡大人只見那些巨大花樹垂掛著許多大如刀片一樣的豆莢，大片豆莢掉滿地，小兒撿起來當大刀揮舞互砍，有時候連大人也忍不住撿起來揮舞，他覺得這些台灣人有些幼稚。

台灣府儒學雖說經過歷代修葺，還是顯得陳舊又不堪，但是細看還是可見規模，有大成殿、啟聖祠、燁星門、文昌祠、土地祠，外設門樓、義路和門坊；明倫堂前有小埕，左右兩廂分列六藝齋，是老師授課之處，明倫堂後有教官廨舍和齋廚，教官廨明裡是老師宿舍，其實是外地

來的學生在居住。

孔廟的老師都是隨著知府上任來的筆帖士們擔任，稱為「教官」可他們不是真正的官身。真正的教官還是由朝廷派來，屆時他們也要低聲下氣。

台灣知府從大陸帶來的幕僚人員，他們並非學問不好，而是考運不佳。有些人甚至比知府還要博學，只可惜命運多舛，只能為人幕僚，替人捉刀寫奏章了。

筆帖士是那些落第秀才的職業，知府稱呼他們師爺，師爺職務也是由做官之人聘用，每年的薪餉由知府依照口頭契約給付，也稱為「炭敬、冰敬」他們並非拿朝廷俸祿的人。

做師爺的都是家傳淵源，有人專精錢穀，有人專精刑名，有人專精書啟、征比、帳房……等，且大多是紹興人。

雍正皇帝就說過：「今之幕客，即古之參謀記室。」他們無官之責，卻有官之權，且權力頗大，在地方政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了「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屬之」的奇異現象。

亦有人說，師爺對於主官的重要猶如「飢渴之於食飲，寒暑之於裘葛，而不可離矣。」更由於清代劣幕堪稱史上最多，積年之後，終究形成難以控制的社會勢力。



圖說：清代台灣學子進京趕考的裝束。

胡大人來台，也帶來了不少筆帖士，與台灣縣知府楊廷理的幕客首領胡璉沆瀣一氣，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來此偏鄉、海外泥丸之地，若不飽脹而歸，豈非對不起自己？

台灣這個地方天高皇帝遠，他們的主官又是三年一任六年一輪，只靠他們的奏章與朝廷聯絡，台灣人和大陸清廷的關係脆弱的很。

胡大人住在台灣縣府治縣衙，知府楊廷理盡心款待，可是縣衙內無女眷，終究不如意。於是師爺胡璉建議楊知府，到鳳山縣找紅樓的妓女來給胡大人解悶。楊知府不肯，那將會妨礙官聲，胡璉卻認為台灣地處海外，內地無人知曉，沒有關係。

可是胡大人也不肯，尋常鄉野的妓女，怎能與他的身分般配？可是府衙內卻是無聊至極，官聲亦是要緊的，若有非禮之事傳出去，豈不影響升遷？

胡璉正因籌不得銀錢和叫不得女人之事，頗為躑躅，他在自己的小公館裡招待同僚們喝酒，也招待胡大人的幕客首領們，七、八個都是大男人，卻只有胡璉的小妾張羅席面，席間還有三個鳳山紅樓的歌技相陪，小鼓說書，點點都敲在他的心頭上。

頭手鼓妓手持鼓槌<sup>2</sup>唸唱，一旁有<sup>3</sup>叩子與通鼓兩人合奏。

歌妓的流水唱腔平滑如絲，娓娓道來：

史記上單注個會歌舞的邯鄲女，

1 小鼓：俗稱拍鼓，即單皮鼓，北管通常稱為小鼓。

2 北管的唱詞和道白，以平板與流、水為主，子弟們都以「官話」演唱。

3 叩子：梆子。

俺則是個幾千年不出得個蘭相如，  
卻怎生祥雲照定……不尋俗？

滿塵埃……他別樣通疏，

知他蘆花明月人何處？

流水高山客有無，

俺到那……有權術偷邊影，

看他驢撇下探竿……識得魚……龍……。

是啊！俺是到那兒都有權術去偷邊影，且看他驢撇下探竿！可識得魚龍？胡璉拍案而起，他想通了，若非這闕《邯鄲夢》，他焉能想得周全？

「諸位、諸位，這有了！」

「有什麼那？滿上，再喝……」在座眾人如癡如醉，這樣好的唱腔，虧得在這邊陲小島上還有這種好歌妓唱小曲，聽的眾人欲罷不能。

「大人們不是要蓋學府嗎？銀子哪裡來了！」

一聽到銀子，眾人住手了，紛紛拿眼睛看著胡璉師爺。胡璉卻揮手叫歌妓們退下，揚手招小妾來接耳說話，也不知他都說些什麼，他那小妾就招了三位歌妓退出大房，留下樂器，自己也消失不見。

「胡師爺有何高見？」

「願聞其詳。」

「莫要壞了長官的官聲，若再能得皇上的賞識，您也是……，」眾人七嘴八舌的說，都想知道胡璉有何想法。

「大人們十年寒窗不易，雖說都是天子門生，可背後門牆貼的也都是封疆大吏啊！門牆外、衙門裡也靠咱們張羅，若無好事，焉能平步青雲？眾所周知，這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吏得乘而能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此事自古皆然，諸位別看台灣這塊小土丸子，這裡可是寶島啊！」

「此話怎講？這裡蠻荒瘴癘，到處都有吸血蚊蠅，聽說毒蛇不少，我才來幾日，已經有不少人警惕我了！」

「看我被叮咬的體無完膚，過幾日胡大人還要去半線巡視，那裡設有淡水廳，怎麼這裡到處都叫淡水？不是彰化縣府嗎？還要設一個鹿港廳，這附近不是有鹿耳門還是鹿港社？在地人也叫那處為鹿仔港，這樣地名亂糟糟，真是不雅馴，難怪是……，」話沒說完，眾人就七嘴八舌的說起來了。

「真是青番，您瞧瞧，連女人都黥臉，活像刺配流放之人，真正好看的女人都要從大陸來，這裡……」

「你別嫌棄，你沒聽人說過麼？台灣住三年，母豬賽貂蟬，有誰能像胡師爺這樣豔福不淺？」

眾人七嘴八舌的又是吹捧胡師爺又要說自己的難處，胡璉只是聽，他還不急著出手，且先讓眾人都出完惡氣之後，再誘之以利，保準叫眾人都能回了心。

「胡師爺的小妾從老家裡帶來的？」

「她是本地人，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官兵依律不能帶家眷來台灣上任，更何況我只是筆帖士，怎能僭越？未來還想有出息，這點小事，對景不好就是大事，別鬧個沒下稍就萬幸了。」

「楊知府可有本地小妾？」

「不敢、不敢！被告發可是要殺頭的，大人知書達禮，不像我，無法沒了這一項，況且我並非官身，通融總有。」

「相好總有吧？」

「不敢、不敢，楊大人一心為台灣的黎民百姓，況且他住府衙，眾人眼目下怎會？」

「您說您有法子，說來眾人聽聽，可行否？」

胡璉辦沉吟著……，這事要說的清爽，還不能惹人疑慮，且須得為自己保留一手，也不能將自己的雇主楊大人稍帶入了干係，楊大人素來不理這些小事，他只想著任滿回京，能有多餘的款項活動活動，再委任個肥缺，或是派到一個繁華之地為官。

台灣知府不好做，銀糧納多了，下次會派到更苦的地方去，銀糧納少了，就無下次了，只能閒置，知府一年的正俸也僅得二十九兩四分四厘銀子，生吃都不足，何來曬乾過夜？若只靠這些朝廷俸祿，連個師爺都養不起，更遑論其他了。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否則，每年怎會有那麼多人都想要求出身？三年會試等太久，有錢捐官更快捷些，這些人那麼愛做官，所求為何？誰人不知，三年清知府都能聚斂十萬雪花銀！雪花銀從何而來？若非官身好求財，怎會歷朝歷代都教人癡迷至此？

雍正皇帝深諳這些官場伎倆，設了一個「養廉銀」制度，養廉？官員若有廉恥之心，廉何須養？在大陸，一個知府一年的養廉銀四百兩到八百兩不等！可是銀錢沒有人嫌多的，大清皇帝這項「養廉制度」簡直更讓那些官員花樣百出，千手千眼的伸向老百姓要錢了！

胡璉飲了杯酒，慢慢的說：「皇上的（火耗歸公）甚好，可台灣納糧都是實拿實的現貨，沒有火耗，養廉銀子只能從雜餉去取。

偽鄭時期的厝餉、磨餉至今還在，此項收入有別於大陸，如今若按冊問餉，則實不足，牛磨倒壞、拆屋倒戶者眾，除磨壞人死不追外，都成了虧空，徒有虛名毫無實惠。

今後若有新開磨戶，以開則完銀，不開即止，不也是善政一條？造冊發照，類於墾照，各戶給以照單，按戶照數勻徵，將此二項變為活餉，養廉以足額矣。」

眾人稱善，都無異議！這些大陸來的筆帖士，每一個都是人精，在台灣無根無底無親眷，只要能撈錢，管他媽媽嫁給誰？都不足為慮。

「我認為，另外還能設個『魚規』此次晚生隨胡大人來台灣，先到過澎湖，那裡彈丸之地、海中孤島，無田可耕，人民多以捕魚為生，若也能比照辦理，甚善。」

座中說話的年輕人是胡大人的貼身小廝，名為胡萬來，正是胡大人的家生奴才子，人長得

清秀，卻出言苛刻。

胡璉看他一眼說：「咱們是 본家，五百年前一家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這「魚規」又是如何？」

胡萬來丰姿頗有女娘氣，他將手中的酒杯舉起就唇啜飲，只見他右手持杯，小指頭翹的高高的，宛如作戲的蓮花指，他說了：「昔年提臣施琅倚勢霸佔，立為獨行，每年得澎湖規禮一千二百萬兩……」話沒說完，座中眾人都驚呼！

「：若能奏請，將此項歸公……，以為提督衙門之用，每年支納，率以為常則……。」

胡璉沒想到澎湖這項收入如此巨大！可見藍家大院的張管家也不知情，若將澎湖這個「魚規」項目坐實了，上報給朝廷，藍家大院的藍老爺恐怕要大失血了！

施琅一家在北京城已經失勢，靖海侯府都由著藍鼎生拿捏給錢糧養活，藍家開的糖間直接就是糖郊，能與外國貿易，收入不可謂不豐，且楊知府的〈公平斗〉尚未普及，今年的厘金收項恐怕還不如預期，若此時將澎湖的「規禮」變為「魚規」這恐怕……。

恐怕楊大人多取的糧、糖無處兌現，這才是胡璉心中所想的大事。

若多取的糧、糖無處折成現銀，放一年就蟲咬蟻蛀，毫無價值。若再在澎湖設「魚規」藍鼎生不知做何感想？且這項目並非楊知府能行的，需要胡明邱大人提報，畢竟他才是真正的台灣兵備道，是朝廷的三品大員，有此權力。

胡璉小妾此時進來大房布菜，重新移盞換盤，將酒菜都撤了，換上宜安好茶鐵觀音，那泡

茶的陶壺燒的精緻，僅容一握，又有小陶杯數枚，外陶內瓷，樸拙可愛。

茶食都是些糕點和蜜餞，胡璉小妾來自鳳山紅樓，年紀不大，才二十歲，聽說能唱大鼓，也聽說很有才學。

「小女子以茶代酒，敬各位步步高升。」胡璉小妾米氏敬了大家一杯茶，再將茶壺住滿沸水，她掀開炭爐上的水壺看清水沸滾狀，引得眾人好奇。

「白水滾開就好，為何這樣費事？」眾人疑惑的問。

「汝有所不知，這白水滾開有一定，不能錯，錯了，茶要苦了，不能喝。」

「怎麼說呢？」

「這鐵觀音雖能涼飲，可是泡茶有一定時間，方能回甘，怯濕，汝看：」米氏讓眾人看泥炭盆上的大茶壺，那滾開的白水蒸氣不揚。

「這叫魚眼沸，能讓鐵觀音不澀不苦，若騰波鼓浪久沸不止，這水就澀了，泡出來的茶若放涼了喝，那可就難喝了。」

果然有學問！眾人聽的稀奇，大家正看著米氏的柔荑小手變魔術一樣，取開水澆燙茶壺，注滿、瀝過，倒出來燙洗了眾人的杯子，再添水……，再均分倒茶……。

米氏引得眾人目光，讓胡璉有時間靜默思量，胡璉決定了不下結論，今天就到此結束吧，再說下去，都已經不是他們這些人能決定的事了，若無主官同意，他們僅能議論，且胡萬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說出了重點，澎湖之地有利可圖，那不僅能叫藍家大院的藍老爺勢力退出澎

湖，也能趁勢將糖郊真的交給張管家管理。

那張管家與他可是同道中人，都取了鳳山紅樓女子為妾，都有外室，米氏與張管家的小妾連氏兩人是手帕交，胡璉正好可以在此處著力用功。

「這茶，還是用老家的茶壺喝最有味，宜興與紹興都是興，這宜興壺與紹興師爺們可是過命的交情啊……。」米氏小妾接著胡璉的話尾，居然扮起李千金，唱起《牆頭馬上》的小曲來了！

相逢正是花溪側，也須穿短巷過長街……，

又不比<sup>1</sup>紅（青）樓夜宴金釵容，這的擔著厲害！

把你那小性格……，且……：……寧奈！

1 註：原為青樓，唱曲人為了避諱大清國，改成紅樓。